



光緒甲申十二月費念慈假讀一過



拜經日記序

沈思銳

嘉慶二年宗彥始識武進臧君拜經於仁和孫侍御
坐上拜經沈默敦重坐作發八勢出言必根據經
心甚異之既知為玉林先生元孫夙受業盧抱經學
士淵源師法並盛讀書日有課天時人事弗少間篤
志蓋出常人遠甚家素貧衣食於毫素自嘉慶登太
十餘年中儀徵阮雲臺師一為學使者再持節巡撫
浙江每有繁譔必延拜經主之故拜經客杭最久宗
彥性疎懶又於經史僅通大義辨其章句文辭而已
遇沈思銳力果斷之士議論憚相往復故與拜經交

最久而迹頗踈然每念好學深造者輒首拜經謂如
皇侃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今年冬拜經將歸常
州示宗彥日記三冊使之為序則知拜經學蓋遠經
子疑義誤字他人不能措意者獨能毛舉件繫而梳
節之持論自闢突與彌不同於人夫人情莫不樂同
而忌異以拜經之不同於人則慮人之莫知拜經也
夫學問難矣有求異而實未嘗異者有好同而實亦
嘗同者或同於人矣而人卒莫能同之或異於人人
亦因而異之君子為學惟其理之是而已同異不足
言也宗彥所趨向與拜經亦自不合而拜經使序其

書得毋以其小異流俗而進之耶夫以拜經淵源師
法如彼研精覃思如此積數十年所得而筆之書其
精猶之數固非宗彥所能辨別士有篤學與拜經等
者必能識之而嗜之矣嘉慶十四年長至前十日德
清許宗彥序

拜經日記叙

臧子用中常州武進篤學士也余曩官京師時已聞用中名而未識其面歲在甲子余官山東運河道用中過余廨舍而余他往不獲見去年余官直隸永定河道用中又過余相見甚歡及余罷官養病都下與用中所居相去數武晨夕過從而益以知其人之朴厚學之精審也用中紹其先玉林先生之學撰拜經經日記十二卷考訂漢世經師流傳之分合字句之異同後人傳寫之脫誤改竄之蹤跡擘肌分理剖豪析芒其可謂辨矣日記所硜究者一曰諸經今古文二曰王肅改經三曰四家詩同異四曰釋文義疏所據

舊本五曰南北學者音讀不同六曰今人以說文改經之非七曰說文譌脫之字而於孔孟事實攷之尤詳若其說經所旁及者并孫禮記南斗文昌之類皆確有根據而補前人所未及夫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于今者則寶貴之而於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辨或以為細而忽之得好學如用中者詳考以復古人之舊豈非讀經之大幸哉讀日記畢爰舉其犖：大者以為之叙至於逐條分見有補于經者甚眾蓋不暇一二數云歲在辛未六月望日高郵王念孫序

拜經日記

刻本共十一篇然無甚發揮意刻時刪去不少事

銷堂自知區蕪不敢妄作懼家學日漸廢墜辛亥校訂高祖玉林公經義雜記成不量其力思克紹先德遇一隙之明簪筆書之久而彙錄題曰拜經日記以就正有道拜經為余隨所居室輒以名焉者時乾隆甲寅仲夏鏞堂識於武昌督署

陸明德孔穎達引說文忼習也今說文作愷習也無忼字爾雅釋詁貫習也郭注貫貫忼也今俗語皆然釋文忼音逝又時說反張揖雜字音曳云忼忼過度釋言忼復也郭注忼忼復為釋文孫郭云忼忼復為

設

舊本五曰南北學者音讀不同六曰今人以說文改經之非七曰說文譌脫之字而於孔孟事實攷之尤詳若其說經所旁及者并孫禮記南斗文昌之類皆確有根據而補前人所未及夫世之言漢學者但見其異于今者則寶貴之而於古人之傳授文字之變遷多不暇致辨或以為細而忽之得好學如用中者詳考以復古人之舊豈非讀經之大幸哉讀日記畢爰舉其犖：大者以為之叙至於逐條分見有補于經者甚眾蓋不暇一二數云歲在辛未六月望日高郵王念孫序

拜經日記第一

武進藏氏

鏞堂自知固蔽不敢妄作懼家學日漸廢墜辛亥校訂高祖玉林公經義雜記成不量其力思克紹先德遇一隙之明簪筆書之久而彙錄題曰拜經日記以就正有道拜經為余隨所居室輒以名焉者時乾隆甲寅仲夏鏞堂識於武昌督署

設
陸明德孔穎達引說文怵習也今說文作愒習也無怵字爾雅釋詁貫習也郭注貫貫怵也今俗語皆然釋文怵音逝又時說反張揖雜字音曳云怵怵過度釋言徂復也郭注徂怵復為釋文孫郭云徂怵復為

也。伏石世反。邢疏：孫炎曰：「狃伏前事，復為也。」說文云：「狃，狎也。伏，習也。詩：四月廢為殘賊，莫知其由。毛傳：廢，伏也。箋云：尤過也。言在位者貪殘為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伏於惡，釋之廢為如字。伏也。一音發。伏，時世反。下同。一本作廢大也。此是王肅義。正義曰：說文云：伏，習也。恒為惡行，是慣習之義。定本廢訓為大，與鄭不同。蕩內：「燹于中國，章及鬼方。」毛傳：「燹，怒也。不醉而怒曰燹。」箋云：此言時人伏於惡，不雖有醉猶好怒也。釋文：伏於市制反。又時設反。說文云：習也。禮記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注：伏於無敬心也。

釋文：伏，時世反。又時設反。左氏：桓十三年傳：「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杜注：狃，伏也。釋文：狃，伏，時世反。又時設反。正義曰：說文云：狃，狎也。伏，習也。郭璞云：貫，伏也。今俗語皆然。則狃，伏，皆貫習之義。僖十五年傳：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杜注：狃，伏也。言辟秦則使伏來，釋文：伏也。時世反。又時設反。國語：晉語云：「得國而狃，終逢其咎。」韋注：狃，伏也。又：「今我不擊，歸必狃。」注：狃，伏也。不擊而歸，秦必狃，伏而輕我也。補音：伏，時世反。時，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諸侯或驕奢，伏邪。臣計謀為淫亂，索隱曰：伏，音誓。伏，訓習。言習於邪臣。

之謀計故爾雅云怵猶狃也狃亦訓習後漢書馮異傳怵怵小利李賢注怵怵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狃復也郭景純曰謂慣習復為之也怵音誓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怵淫嬖之旬忍李善注小雅曰怵怵也見小爾雅廣韻十三祭怵怵習時制切此皆說文怵字之證而犬部狃下云犬性怵也尤為有怵之明據徐楚金作怵形近之誤也徐鼎臣作可考考玉篇怵余世切習也明也廣韻十三祭怵明也一曰習也餘制切又怵習也丑例切一切經音義十二生經第一卷習怵又作怵翼世反字林怵習也

隋

蒼頡篇怵明也爾雅狃復也郭璞曰狃怵復為也據字應書知怵怵同字音亦相近蓋說文作怵蒼頡篇作怵而晉字林梁玉篇通切韻皆從蒼頡篇作怵唐人熟于怵字遂據以亂說文之本真也而毛公大史公鄭康成孫叔然韋宏嗣張揖孔鮒杜預郭璞秦漢魏晉間人皆用怵字知許叔重必作怵也又古文尚書君陳狃于姦究傳習于姦究凶惡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怵前事復為也古言狃怵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於姦究凶惡言為之不自止也按吏雖出魏晉間其詞意多本之三代秦漢如狃于姦究之與毛詩廢為殘賦語意正同王肅改怵為大識出古文下矣正義引釋言及孫炎注可謂知所根據大叙于

知

窳

田將叔無狃傳狃習也箋云狃復也正義亦引釋言及孫安注為證唐人之不忘所本如是

今說文山部無窳字陸德明孔穎達引說文云窳懶

也當據以補正爾雅釋詁愉勞也注勞苦者多情愉

令字或作窳各本誤从穴宗板邢疏愉者嬾也釋文

愉兼朱反窳羊朱反字林云汙也音烏說文云汙窳

也案汙窳猶汙邪也一切經音義九窳愼舊作窳今改正不同

余乳反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愼窳也亦嬾

也言嬾人不能自起如瓜瓠在地故字从瓜又嬾人

恒在室故从宀又十窳愼愉乳反嬾愼也爾雅窳勞

窳

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情愼也又十一或窳史珏反愼

懶之謂也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情窳也字

从山从瓜又十四窳愼余乳反爾雅窳勞也郭璞曰

勞苦者多愼窳也承慶云懶人不能自起瓜瓠在地

不能自立故字从瓜又懶人恒常在室中故从宀又

十五窳愼史愉乳反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

惰窳也又十七窳愼史乳反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

苦者多情窳也言嬾人不能自起如瓜瓠在地不能

自立故字从瓜又嬾人恒在室中故字从宀也又十

九窳愼史乳反嬾愼之謂也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

饑

苦者多情窳也詩曰夏臯臯訛訛毛傳訛訛窳窳釋訓
疏引不供事也釋文窳不誤音庚裴駰云病也說文
 云嬾也正義曰釋訓云翕翕訛訛莫供職也是訛訛
 為窳不供其職也說文云窳釋訓不誤嬾也草木皆有
 樹立唯瓜瓠之屬卧而不起似若嬾人常卧室故字
 从心音眠史記貨殖列傳果隋羸蛤不待賈而足地
 勢饒食無饑饑之患以故昔窳偷生徐廣曰昔音紫
 昔窳苟且墮嬾之謂也駟案應劭曰昔弱也晉灼曰
 窳病也索隱曰窳音庚正義曰案食螺蛤等物故多
 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羸蛛之肉多疹

毒之患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德不試空言祿茲謂
 主窳臣天孟康曰謂君惰窳用人不以次第為天也師
 古曰窳音庚地理志下果羸蛤食物常足故昔窳
 媮生而止積聚應劭曰昔弱也言風俗朝夕取給媮
 生而已無久長之慮也如淳曰昔或作薰音紫窳音
 庚晉灼曰昔病也窳惰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
 昔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
 而無儲儲也如音是也商子怨令篇農無得糶則窳
 惰之農勉疾又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怨矣
 又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又愛子惰民

侍

不寐則故田不荒蓋不鐵論通有篇然後皆寐偷生
好衣甘食論衡命義篇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
寐羸寐則壽命短文選枚叔七發八首血脉淫濯手
足情寐李善注應劭漢書注曰寐弱也餘乳切此皆
說文寐字之證也玉篇心部廣韻九麌皆無寐字故
諸書誤以寐字當之然說文此部皆寐也關將此切
玉篇此部皆子亦子爾二切史記云皆寐偷生謂苟
且也廣韻四紙皆寐也將此切又子西切則說文玉
篇廣韻俱有寐字可於注中驗之雖今本亦誤同諸
書从穴據其義知本从宀也說文穴部寐汚窳也从

寐
索

穴寐聲胡方有寐渾縣以主切玉篇穴部寐俞矩切
邪也器空中也說文曰汚窳也廣韻九麌寐器空中
亦病也以主切按此訓寐為病當是穴部字史記五
帝本紀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寐史記音隱曰音游
甫反駟謂寐病也正義曰寐音度漢書地理志下朔
方郡武帝元朔二年開西部都尉治寐潭莽曰溝搜
屬并州師古曰寐音度此皆穴部之寐與心部之寐
音同義別說文瓜部寐本不勝未微弱也从二瓜讀
若度以王切寐之从心从瓜為會意故說文訓為嬾
詩正義一切經音義解說文皆言瓜臥在地似嬾人

在室故从宀从心而不云聲應顏注漢書俱訓窳為弱又與宀之本訓合若窳从宀特為諧聲故說文云从宀从聲今爾雅正作愉注云字或作窳釋文亦愉字在上而心應於窳下引爾雅窳勞也郭璞曰勞苦者多情窳也凡七見皆同是知古本爾雅正作窳注云或作愉後人多聞愉寡窳因私乙改而釋文亦誤從之心應所據經籍往往有勝於陸孔本者此類是也爾雅疏訓愉為嬾亦勝于釋文邢氏此條蓋本之孫炎高連二家舊義說文心部愉薄也从心俞聲無勞郭郭情窳與說文窳嬾義合且商鞅兩言窳情枚

字

乘孟康俱云情窳晉灼訓窳為情皆與郭同若情愉連文則罕見知景純必以窳為正說文此字之脫當在唐季而唐人已溷同窳故爾雅釋文作窳引說文汚窳也則合窳窳為一陸氏又申之云案汙窳猶汙邪也考說文穴部窳汚衺下也則汚邪別是一字而陸牽合之是誤窳窳窳為一矣史記漢書益鐵論云此窳說文玉篇廣韻訓喆為窳商鞅言窳情枚乘郭璞孟康云情窳晉灼訓窳為情徐廣字應以窳為情嬾之謂皆正訓也應顏訓窳為弱窳本訓也爾雅窳勞也晉灼裴駘云窳病也勞苦疾病多嬾情此展轉

也

相訓也說文咭窳也為本訓應劭曰咭弱也猶訓窳為弱也昔灼曰咭病猶訓窳為病也貨殖傳地理志言地饒食足民無飢饉故不肯力作常嬾惰偷生而張守節言食螺蛤等物故羸弱而足病顏師古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俱相懸萬萬此不通詰訓之失也窳訓污窳是早下之稱故器之陋劣者亦為窳裴駘訓窳為病義得相通非若爾雅釋文之誤也丁度集韻上聲五九嘆窳嬾史記咭窳偷生勇主切司馬君實類篇七中窳勇主切嬾也史記咭窳偷生字典曰韻會七虞收窳注本司馬氏類篇勇主切嬾也與窳

音義各別應分為二此玉篇廣韻後字韻書之未誤者又案頭說文有怵後人私以愧字代之不知說文注中尚存怵字然亦誤作怵矣說文脫窳字諸書誤以窳字當之不知說文注中尚存窳字然亦誤作窳矣此讀書之宜審慎也

又按一切經音義引承慶說文說

論語學而有朋自遠方來集解包咸曰同門曰朋釋文有朋者或作友非案白虎通辟雍篇六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新舊本同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同門曰

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多為魯論包鄭所注亦是魯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與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何據所采苞注亦刪節不完其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

戴東原集爾雅注疏箋補集序云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至若言近而異趣往往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思釋言麻蔭也即其義幽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即其義小雅悠悠我里釋故悝愛也即其義

說詩者不取爾雅也外此轉寫為舛漢人傳注足為據證如釋言鬩恨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傳小雅兄弟鬩于牆鬩狠也鄭康成注曲禮狠毋求勝狠鬩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鏞堂案漢廣箋云木以高枝其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正義曰木可就蔭爾雅疏引舍人注曰麻依止也然則說詩者本與爾雅義同玉篇手部云挑他竟切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本亦作條初學記歲時部條桑採艾儼句引毛詩及鄭玄曰條桑支落其葉然則此條字義與挑相詞謂挑撥其桑之枝條高遠揚起者而支解

落之耳如以釋木文解之非辭矣訓引之按悠悠我里
傳里病也雖應爾雅然下文亦孔之痲痲病也則上
句不當復訓病鄭改為居正為此耳王篇引詩枝
落之方是挑桑之解撥也二字似非釋詩之詞落枝
采葉亦非撥也廣韻挑字注亦云挑撥蓋挑字之常
訓十月悠悠我里毛傳悠悠憂也里病也鄭箋里居
也雲漢云如何里鄭箋里憂也是毛鄭之旨各有攸
當非不取爾雅且釋詁本有瘡病也是毛氏正用爾
雅作里者假借字耳俗本毛傳誤同鄭箋作居也戴
氏據之遂謂說詩者不取爾雅按釋詁惺憂也郭注
取之難毛鄭惟言恨為很字之譌此說近是按春秋左昭
二十四年正義曰釋言云閱很也孫炎云相很戾也

李巡本作恨又爾雅釋文云恨也孫炎作很然則孫
叔然與鄭康成同郭景純與李黃門同作恨亦有所
本特當從鄭孫本與毛傳合

戴東原集書小爾雅後云廣雅釋器鍾十曰蚪庚十
曰秉秉十曰筥蚪庚二文錯見並當為數而改臣十
曰數斯協於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數十數曰
秉矣鑄堂案聘禮記十六斗曰數十數曰秉鄭注秉
十六斛今文數為逾然則逾亦十六斗也左氏昭二
十六年傳粟五千庚杜注庚十六斗論語與之庚何
晏集解庚十六斗蓋庚逾聲近假借字廣雅之庚十

曰乘即聘禮記之十數曰乘張揖與包咸何晏皆據
今文儀禮十七篇故不作數字不必定據古文改之
余弟和貴禮堂云儀禮一經參用古今文而定之者
惟北海鄭公若漢儒引用及蔡中郎書石皆今文十
七篇許叔重說文序自言偁經皆古文而於儀禮則
今文為多士冠禮設局寫注今文局為鉉古文寫為
密而說文作鉉不作寫不作密故金部云鉉舉鼎其
也易謂之鉉禮謂之寫鼎部云寫以木橫貫鼎耳而
舉之从鼎門聲周禮廟門容大寫七簡易玉鉉大吉
也既夕禮乃窆下棺也今文窆為封而說文引禮作

鄉

封故土部云塋喪葬下土也从土朋聲春秋傳曰朝
而塋禮謂之封周官謂之窆地官甸師之職公食大夫禮記
鉶牛藿羊苦豕薇注今文苦為芘又見士虞禮記注及特牲饋食
禮而說文引禮作芘苦字義別故艸部云芘地黃也
从艸下聲禮曰鉶毛牛藿羊芘豕薇是士喪禮為銘
各以其物又書銘于末注今文銘皆作名既夕禮而
說文止用今文名金部并不收古文銘是可得其所
從之例矣引之按古文止為趾見士昏禮注說文無
此儀禮今文此說甚確
少詹錢曉微云許叔重自言其偁易孟氏書孔氏詩

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試較之
今本多殊易孟氏書孔氏不傳而毛詩故無恙乃亦與
許所引不同蓋經典凡自名家其本皆不能無異今
所傳毛詩出於鄭箋許在鄭前其所據本不與鄭同
故所引亦異且有同一許引而彼此各殊者猶周官
一經有故書有鄭大夫本有鄭司農本有鄭杜子春
本康成之前已四本不同周官既如此則孟氏易孔
氏書毛氏詩舉可知矣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以毛部
緝下引虞書鳥獸緝毳為古文莞部廢下引虞書鳥
獸廢毛為今文亦無所據蓋許氏凡傳易曰書曰詩曰

者皆孟氏孔氏毛氏也不傳易曰書曰詩曰而直載易
詩書之文者易則施氏梁丘書則歐陽夏侯書詩則
齊魯韓也如土部云塙夷在冀北州塙谷立春之日
值之而出从土禹聲尚書曰宅塙夷此孔氏也山部
云塙塙山在遼西从山易聲一曰塙錢塙谷也此歐
陽夏侯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往往以今本為偽
孔所改段氏則以今書皆出西漢孔子國所讀之本恐
未免過不及之失

少詹又云段氏尚書以史記漢書所用皆為今文然
班孟堅言太史公從安國問故史記載堯典禹貢洪

範金滕等篇多古文說古人從無欺人既云多古文說則不全為今文矣古文雖不列學官並未有禁人學習之詔好者往往傳之即以春秋而論左氏為古文公穀為今文左氏初未立學與古文尚書正同然考兩漢人所引三傳左氏為多春秋既如此尚書可知矣安得以不列學者官遂疑絕無引用者乎

古論雖蔬食菜羹瓜白祭必齋如也魯論雖蔬食菜羹白必祭白必齋如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祀也論語曰雖蔬食菜羹瓜祭是也案何劭公止通今學不當引古論即無通古學義當全

引必不從瓜祭而止此蓋用魯論必祭之文以證傳中必祝疏家不能詳其所出後人誤據今本論論語改之

儀禮有司徹乃設尸俎注設溫也古文設皆作尋記

或作燭春秋傳曰若可尋監本鍾本皆作燭也亦可

寒也賈疏曰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

破至此疊古文不從者彼尋論語古文通用至此見

有人作鼓有火義故從今文也引春秋傳者哀十二

年左傳令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服注

云尋之言重也溫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鄭引之

者證鼓尸俎是重溫之義按論語經無尋字賈言論語作尋鄭不破作鼓者必是鄭注論語溫故而知新訓溫為尋也禮記中庸溫故而知新溫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正義亦引哀十二年左傳以證又引賈逵注云尋溫也考說文寸部尋繹理也从工从口从又从寸爻部鼓于湯中燔肉从爻从熱省則鼓溫之義正作鼓其作尋則為繹理字但古文多假借故雖是鼓溫之鼓亦通用尋繹之尋禮古經左氏皆古文也故鼓俱尋賈景伯多識古文故注內傳訓為溫服氏解誼亦承用之鄭公校定

儀禮欲學者易曉見有尋鼓二本因從今文使無作鼓之本鄭必仍從古文矣何晏論語集解云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皇侃疏經云溫溫燭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燭之不使忘失又疏注云溫尋繹之義亦是燭煖之義也案何解溫尋也句此襲用鄭注賈公彥所云論語作尋是也溫尋展轉相訓此注與賈服左傳及儀禮注並同何蓋未解此義故先用溫鼓之訓繼以尋繹之言離其本根曾未自知不免續貂之誚梁之皇氏夙疏禮記蓋是鑽研鄭學者故解經溫字無誤至疏注欲曲通何說反失之矣朱子集注云

壽祺按說文田部畎一
曰陌也趙魏謂陌為畎
淮南曰元澤乃元澤
之譌高注元讀常
山人謂伯為元之元
也與說文所載同迨
莊氏刻淮南元字皆
為元又從而誤
說誤甚矣此條者
改

溫尋繹也蓋本邢疏抑知溫為一義尋繹又為一義
斷難強合乎吾因何平叔朱元晦不知古文尋而誤
解因識鄭康成校定儀禮必從今文之苦心矣
禮記王制公家不畜刑人注駮者使守積釋文駮五
忽反本又作完音同徐戶官反正義引康成周禮注
云王之同族不官者駮頭而已案周禮掌戮駮者使
守積鄭司農云駮當為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
也又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居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
體但俱作也考說文元从一兀聲駮从髟聲駮或从元是完
駮聲相近班孟堅義與鄭司農同徐仙氏音戶官反

則徐本禮記注亦作完陸氏云本又作完是也則鄭
注禮記與注周禮不同與先鄭及班志同釋文作駮
音五忽反正義引後鄭周禮注為證皆相左也

詩桑柔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之往也
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啟告之

以患難也女反赫找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釋文赫毛
許白反炙也宋板詩疏岳本俱誤作光也與王孫赫斯怒同義本

亦作嚇鄭許嫁反口距人也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
也正義釋經云汝何為反於我來嚇監作然而拒我

也又傳赫炙當作嚇正義曰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

赫

轉為赫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
為口拒謂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
陰知汝行矣乃反來赫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
傳意或然俗本誤也釋玄庭一切經音義一恐嚇呼
嫁反詩云反予來赫箋曰距人曰嚇亦言恐赫或言
恐喝皆一義也又八怖嚇呼駕反詩反予來赫箋云
距人謂之嚇方言作恐懼又十九嚇呼呼駕反詩云
反予來嚇箋云距人謂之嚇嚇亦大怒也莊子秋水
鷦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釋文嚇許反炙
許伯反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辱已也詩箋云以口

拒人曰嚇楊子太玄爭次二嚇河耀司馬光集注嚇
呼駕切口拒人為之嚇詩云反予來嚇案正義知孔
氏從俗本經作反予來赫傳赫赫也以赫為嚇之假
借箋云口距人謂之嚇此申傳正所以釋經也王肅
欲改鄭義見三家經有作嚇者因據以改毛遂易傳
文赫赫也為嚇炙也而以已乃反來赫炙我之說申
之夫輕改經傳以難先儒肅罪固不容誅而訓嚇為
炙理亦難通乃崔靈恩集注誤從肅改之傳後陸德
明釋文顏師古定本俱襲其謬幸孔氏正義以通行
俗本為據學識出崔陸等上矣其言傳意或然云云

赫

蓋難遽斥定本為非耳或曰子以肅改毛傳作矣也
質之正義信矣而并以肅改經赫為嚇則何據曰正
義引疏云乃反來嚇矣我此即肅改傳文作嚇矣之
證傳舉經既作嚇則經之作赫尚何疑乎曰予以為
三家詩有作嚇者則何據曰余高祖玉林府君撰經
義雜記有云毛詩為古文三家為今文古文多假借
今文多正字如毛詩倪天之妹傳倪磬也而韓詩便
作磬天之妹故知毛詩反予來赫傳赫嚇也三家必
有作反予來嚇者肅改毛詩非無所本當時三家並
存故肅據之而人亦不疑曰既本三家因作嚇亦得

何深非之曰此追論肅改經時有此三家之本耳若
後三家既亡唯存毛氏如陸明德釋玄應所用既是
毛詩安得又作嚇字故以為非凡考訂經學必溯其
師承而察其源流方不誤也 又案釋文云赫本亦
作嚇此據箋以改經也岳珂等本箋作赫此據經以
改箋也赫字毛鄭讀同釋文毛許白反鄭許嫁反亦
屬強為分別既之陰女當從鄭音蔭王肅以陰女為
陰知汝行曲說難通

天官內饗豕盲眠而交睫杜子春云盲眠當為望視
案月令盲風涼風之譌也內饗盲眠望眠之譌也涼

望並與盲聲相近故俱誤作盲以呂氏春秋載月令作涼風而知戴記盲字之誤以禮記內則作望視而知周禮盲字之誤康成注月令如字讀以盲風為疾風蔡伯喈章句云秦人為蓼花風為盲風俱非也尚書堯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五帝本紀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殷本紀作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周禮地官司徒注教所以親百姓訓百姓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案五帝本紀載尚書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索隱曰訓順也然則周禮注訓五品即史記五品不馴蓋古文尚書作契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今文尚書作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兩句八字之中但一字異耳其餘古文今文並同可據史記周禮注知之克明俊德作能明馴德克能為詁訓而俊馴為古今之異古文尚書作克明俊德今文尚書作克明馴德一句四字亦止一字之異蓋俊遜與訓皆聲相近地官司徒土馴鄭司農讀馴為訓與史記正合余謂今文尚書亦用古字於斯可見周官壁中書古文也

拜經日記卷一

易坤馴致其道釋
文馴徐音訓此依
鄭義

拜經日記第二

武進臧氏

孝廉梁處素履經著左傳通考訂異同極細致余為
校補一過自記要語癸丑孝廉以中年病終不勝存
沒之感因錄其原文及余補正語惜未能與孝廉面
訂是非也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由史記十二諸侯
年表以璧加魯易許由魯世家集解引麋信曰鄭以
枋不足當許由故復加璧案假加聲相近故經傳
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
三傳本並作假字據裴駟集解知麋氏所注穀梁經
作以璧加許由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字是後人

衍

依二傳所改

桓八年將失楚師釋文一本無師字 案舊本當作

將失楚無師字蓋因下文望楚師而行

桓十三年荒谷釋文荒谷本或作荒音同 案說文荒

下引易包荒用馮河易泰卦釋文荒奉作荒詩閔宮

釋文遂荒韓詩作荒本引韓詩亦作荒不可通浦氏

鏜云堂作荒是也

桓十七年日官居卿以底日漢書律麻志日官居卿

以底日 案注訓底為平則杜本作底不誤然爾雅

釋言底致也致日義較長漢儒所傳左氏當本是底

字 玉底致者譌字耳 按底致也作

莊四年以與紀季是利本及宗板以下有國字 案

國字當有

莊二十二年姜大獄之後也獄則配天周禮夏官馬

質疏姜大岳之後也山岳則配天呂氏春秋長見篇

注引傳曰齊大岳之脣 涉隱十一年文 案說文岳為古文

嶽詩嵩高維嶽時邁及河喬嶽般墮山喬嶽孔氏正

義皆作岳崧高釋文云維嶽字亦作岳毛詩左氏為

古文嶽當皆作岳

莊二十七年季友盭鐵論殊路篇魯莊知季有之賢

古友有通 案釋文論語學而有朋有或作友顏淵有相切磋本令作友

僖四年爾貢包茅不入文選六代論苞茅不貢後漢書公孫瓚傳注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文選藉田賦注高案凡包茅字皆當作苞詩白茅包之釋文作苞又木瓜正義禮記曲禮正義及藝文類聚八十一白氏六帖百一太平御覽九百九引詩皆作苞自唐石經始不用十頭

僖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考正陳樹華著史記文同特無下內嬖二字五行志上師古

注後漢書皇后紀論李賢注引內傳並作多寵案內寵之內似贅杜氏于下文內寵方有注 案左傳蓋作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史記增損原文作齊侯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後人以史記按左傳遂書內字於寵旁而寫者並兩為一 僖二十四年所不與舅氏同心者考正檀弓正義引作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 案凡誓詞多云所不 如襄二十五年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論語夫子誓之曰予所不者據史記及鄭注論語可證檀弓正義所引明出後人妄加

僖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釋文一
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為經連下句乘於杜意正義
劉炫改徑為經謂經歷饑餒下屬為句輒改其字以
規杜氏非也案顧氏隸辨徐氏紀產碑雖直徑管徑
管即經營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
音經楚詞招魂經堂入奧注經一作徑蓋古通用案
當從劉光伯作經下屬杜氏訓徑為行而屬上非也
成六年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脰之疾注墊
隘羸困也沈溺溼疾重脰足腫案說文土部云墊
下也春秋傳曰墊隘从土執聲一切經音義四引爾

雅下溼曰隰注曰隰溼墊也然則墊隘乃下溼卑狹
之意故民有沉溺重脰之病杜以為羸困非也襄二
十五年傳久將墊隘注墊隘慮水雨此解近之愁為
湫隘

之意當
並言之

成十二年釋文干城戶旦反本亦作扞又如字案
此條不當在扞難下貪冒上傳云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是郤至解詩
干城為扞城故毛公傳詩曰干扞也本左傳為訓杜
注傳亦云干扞也此又本之毛傳據毛傳杜注知詩
皆作干城斷無有作扞城者釋文此條必是天下有道

則公侯能為民干城之音義依次當在能為下以語上上云所以扞城其民此云能為民扞城正相應合淺人謂干城字已見上當于其第一見作音義遂安移於上不知公侯干城如字讀不音戶旦反為民干城音戶旦反且本又作扞絕不同也

襄九年相土因之鄭注周禮校人引世本云相土作乘馬荀子解蔽篇杜作乘馬案毛詩鵲鵲徼彼桑

土釋文引韓詩作桑杜繇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林杜楊師古曰齊詩作自杜是三家詩今文杜字毛詩古文皆作土左氏亦古文故杜作土

襄二十四年寡君是以請罪焉注請得罪於陳也釋文是以請請罪焉請並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案今本脫一請字當從徐仙民音上請為情謂以情實告晉也

襄二十八年舍不為壇正義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坦坦者則讀為壇也

案三家詩今文作東門之壇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毛詩古文釋文作東門之壇正義左氏亦古文故假壇為壇服

子慎不改字必同王本作壇特其義為壇故云除地為壇漢儒易字之法當有壇讀為壇四字王肅本作

壇而讀為壇正用服氏誼也杜元凱不識古文輕好異於先儒因改服王之~~本~~義作如字讀云封土為壇謬矣

襄三十一年子大叔美秀而文惠定字云說苑政理篇子大叔善決而文蓋本左傳善決譌為美秀案杜註美秀云其貌美其才秀陸孔二家亦不言賈服王董等有異文是左氏本作美秀不得據說苑輕議為譌也傳上云馮簡子能斷大事故下云告馮簡子使斷之是善決之事屬馮簡子不屬子大叔上云子大叔美秀而文故下云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

應對賓客蓋聘問四鄰應對賓客必擇美秀而文者為國之儀表不必用善決之才也

昭二年宣子譽之正義曰服虔云譽游也夏諺曰一游一譽惠定字云孟子作一遊一豫趙岐曰豫亦遊也范宣子豫為周易序卦豫必有隨鄭注引孟子吾君不豫則知此傳譽字本作豫故服虔互見引為證案此說亦未免好異正義引孟子正作譽又將何以解蓋左氏古矣假譽為豫也

昭四年使寘饋于介而退文選運命論注使寘饋于介而退御覽五百三十三引周書明堂云左為左介

右為右介 案尚書泰誓釋文云介音界馬^四本作
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介音工佐反又
禮記大學釋文云若有一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
據此知禮記一个臣當從尚書讀作介公羊文十二
年傳亦作一介乃尚書字又作介音工佐反此從俗
本禮記讀大誤王肅注書亦作介傳言一介行李是
偏副之義杜注此云个東西廂案東西廂乃偏室亦
當為介所謂左介右介是也

昭七年抑諺曰蕞爾國注蕞小貌論衡抑諺曰蕞爾
小國文選魏都賦注陸機太子宴元圃詩注並作蕞

爾小國小字^{文選}後人所加 案小字蓋本有杜解
蕞為小貌於本句小字無害如夏乎遠哉優優大哉
古人常有此句法

繫繫

孟[○]繫之足不良弱行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注孟[○]
之足不良能行唐宋石經並缺履繩家藏宋刊小字
本作能行 案不良能行四字為句猶云不善能行
故注云跛也作弱必因下文而誤下云弱足者居是
足可言弱行不可言弱也

昭十二年供養三德為善正義董遇注本為共養解
云盡共所以養成三德也漢書律厯志供養養為善師

古曰共讀為供 案古供字皆作恭敬字亦借作共
正義當云董遇注本為恭解云盡恭所以養成三德
也

昭十六年子齏釋文說文作齏案說文於齏下引春秋又有齏云
齒參差又有齏云齒參差

昭二十六年禳之何損 案當從新序雜事第四及
論衡作何益若作損于義為曲傳又云若之何禳之
又何禳焉何患於琴皆極言禳之無益

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史記楚世家作韓不佞 案爾

雅允佞也 郭注云允信也佞人似信

定四年我必復楚國淮南脩務訓注我必覆楚國下
子能覆之 案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則
復字當從高誘讀覆亡之義杜注我必復楚國云復
報也於本句尚可通施之下句未免稍隔蓋杜氏不
知古覆字多作復也

未獲所伏新序未獲所休 案上云未獲所休下云
下臣何敢即安則作休義勝據注云伏猶處也知杜
本是伏字

哀元年暴骨如莽足利本作如草莽 案注云草之
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草字蓋因注而衍

哀八年君子違不適讎國後漢袁紹傳曰且君子違
難不適讎事注引左傳亦作違難 案難字當有

哀十六年昊天不弔 案周禮注鄭司農引作閔天
不淑五經異義左傳曰昊天不弔非秋也然則漢本
左氏皆作是說文及後漢東平憲王傳注作昊天必
傳寫之譌是有閔傷義故公稱昊天毛詩傳最是

又案左傳宴享字多作饗如僖二十五年王享醴詩
彤弓正義引作王饗醴二十八年傳亦引作饗成十二年有享

宴之禮享以訓共儉釋文云享宴本亦作饗詩卷耳
正義引作饗以訓恭儉又風俗通引用人其誰享之

今僖十九年作用人其誰饗之毛詩恭敬字皆不作
共考之左氏亦然今據羣籍考之如莊二十四年儉
儉德之共也宏明集引作儉者德之恭僖十七衛共
姬釋文云共姬本亦作恭僖二十七年杞不恭也釋
文云不共亦作恭僖三十三年弟不共後漢章帝紀
弟不恭下李賢注引傳及周禮疏引鄭注皆作弟不
恭文十三年書不共也詩魯頌譜正義引作書不恭
也文十八年弟共詩商頌譜正義初學記九皆引作
弟恭成十二年享以訓共儉詩卷耳正義引作饗以
訓恭儉昭七年三命茲益共後漢馬援傳注引作三

命滋益恭初學記十七說文滋字繫傳同又凡宴安
字毛詩皆作燕今考左氏以覺報宴詩彤弓正義引
作以覺報燕宣十六年宴有折俎詩伐木正義引作
燕以折俎昭元年禮終乃宴彤弓正義引作禮終乃
燕昭十五年於是乎以喪賓宴漢書五行志作於是
乎以喪賓燕宴樂以早五行志作燕樂已早昭二十
五年私降昵宴說文暱下引作私降暱燕知漢書舊
本宴皆作燕也

爾雅釋親夫之兄為兄公注今俗呼兄夫之弟為叔
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注今謂之釋文於

少姑下之轉上大書兄公二字云音鍾本今作公禮

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公毛作女女叔諸

婦也疏注室人謂女公毛亦女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

公舊公改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又釋名釋親屬

夫之兄曰公公君也君尊稱也俗間曰兄章又曰兄

公是已所敬見之怙遽自肅齋也俗或謂舅曰章又

曰公亦如之也舊公皆作怙怙遽作怙怙今據玉篇

女部公因夫之兄也之容切廣韻三鍾公夫之兄也

職容切案郭注今俗呼兄鍾當作今俗呼兄公與釋

名俗間曰兄公正合釋文兄公音鍾本為郭注作音

非音經文乃或因音鍾二字妄改注中妘字為鍾集韻

三鍾妘通作鍾故宋以來按釋文者誤以兄妘是經是北宋時誤誤

文因著語云本今作公而不知其相左也又夫之姊

為女公郭氏無說據鄭注禮記有女妘之文知漢時

即有是稱可以補郭注所闕夫兄曰兄妘夫姊曰女

妘夫父亦曰妘究其原蓋俱本作公釋名正本爾雅

而有公君也君尊稱之訓可證爾雅經之本作公也

表又愷廷禱云以經作兄公俗呼兄妘故曰語之轉

謂公東一轉為妘鍾三也若經作兄妘俗呼兄鍾正是一

音安得云轉且兄鍾二字無理之至釋詁印我也注印猶妘也語之

轉耳釋文引說文云女人稱我曰妘蓋漢晉俗有是稱郭舉時驗證之故直云印即猶妘也印語轉為妘與公語轉為

妘正一例又下夫之女弟為女妹據鄭注禮記知

女妹必本作女叔故注云今謂之女妹是也以俗稱

女妹證經之女叔若經本作女妹郭或云今俗有是

稱而已鄭注女妘女叔固俱本釋親文也鑄堂按夫

之母為姑故其庶母為少姑夫之兄為兄公故其姊

為女公夫之弟為叔故其女弟為女叔以經上下核

之足證表說為是禮記奔喪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注兄公當作於弟之妻則不能也正義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兄之夫為

兄公郭景純云令俗呼兄

姑俗監本作鍾書是據語之

轉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下並云

婦人稱夫之兄為公者須公平案正義知鄭注本作

兄姑與昏義注女姑之姑正同六朝以來妄改作公

故皇氏義疏有公平之說陸氏釋文為姑字之音然

孔冲遠引爾雅注本作姑故下云令俗本女旁置公

轉誤也轉誤二字正承郭注言之可驗孔氏所見鄭

注本尚有作姑者特斥為俗本不用耳

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注賚畀卜皆賜與也

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令巴濮之

人自呼阿陽釋文陽音賜又如字本或作賜

據影宗宋本

毛居正近姜上均皆疑陽字當作賜學士盧召弓釋

文考證云疑注本作賚卜畀賜與也故下承明云與

猶予也以陽為賜正與音合此古人改字法袁又愷

云據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又特驗巴濮之人自呼

阿陽是經文斷作陽而不作賜郭注賚畀卜皆賜與

也此專注賚畀卜三字台朕解已見上故郭氏但釋

陽義與猶予也當作予猶與也經作予我之予而有

賜與義故郭舉經以通之云此予猶與字也因通其名

為賜與之與所以申上賚畀卜之皆為賜與也若經

作賜郭何云因通其名且魯詩云云以下皆為贅矣
釋文云音賜本或作賜則陸氏所見本已誤作賜陸
不能辨正故反從誤本為音邢疏云予即與也皆謂
賜與台者遺與也讀與貽同朕者我與之也是未識
皆賜與也句專為贅昇卜之注而誤解予字皆作與
也鄭漁仲注欲分台朕陽與贅昇卜為二是不審郭
氏予猶與也因通其名二語也而釋文考其證之混
陽賜為一歧作兩解亦可顯其見其非矣

詩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
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

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巫山知縣段若膺云經歸寧
父母謂文王之父母也序言后妃在父母家為女子
子若此則可以成婦禮於舅姑而化天下以婦道故
曰葛覃后妃之本也言告言歸傳婦人謂嫁曰歸此
歸寧父母之歸即言告言歸之歸也父母在則有時
而歸寧耳此九字蓋後人所加袁又愷云序歸安父
母經歸寧父母當從段作謂嫁曰歸解而仍作后妃
之父母序曰后妃在父母家又曰則可以歸安父母
文同則義無不同果有異義鄭當箋出今鄭云可以
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是鄭氏之以歸為

嫁以父母為后妃之父母考之序而可見又案召南
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
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心衝衝
然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箋云始者憂於不
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
此箋一曰寧父母再曰寧父母即用葛覃歸寧父母
之經本章箋云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謂嫁而見當
於君子則可以安父母之心矣是鄭氏之以歸為嫁
以父母為后妃之父母考之經而又可見序言后妃
在父母家躬儉節用習於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則出

嫁而當於君子無貽父母之羞盡女子子之道以供
婦職極其至而母儀天下故曰可以歸安父母化天
下以婦道也此葛覃所以為后妃之本害澣害否歸
寧父母正女子在家時豫自審其輕重之宜以為他
日見當於君子之具庶于歸之後可以安我父母之
心也豈非后妃之本乎

周禮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婦除糞洒之事注洒灑也
鄭司農云洒當為灑立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
掃應對案毛詩抑洒婦庭內傳云洒灑也古文假借
故周官毛詩古論俱作洒今文正字故三家詩魯論

作灑鄭司農以今文讀之故云洒當為灑毛公康成知洒即灑字故云洒灑也不必轉改然則康成注魯論以齊古校定必從古作洒注云洒灑也今論語作洒盖即鄭氏所定韓詩外傳六引詩灑掃庭內是三家詩作灑之明證余初未見韓詩即知韓之必作灑盖既以毛詩經傳為定即不取證於韓詩而余言自確猶論語今雖無古魯兩書而有古論作洒知魯論必作灑也鄭注周官引論語而不引毛詩者注禮時未見毛詩彼三家經皆作灑也

注

究其意旨不可拘其形體凡一代之字何必盡泥說文如周官為古文康成於經則仍古字於注則易今體正以今證古在古為某在今作某故經用古於注易以今於經用古灑法易以今法可見康成之不似今人徒好寫古字也鏞堂案俗本周禮每以經改注以注改經寢失其舊嘗見錢孫保所藏宋板共十二卷每官分上下猶存舊式其以今證古者於灑字外如經作攷注作考經作眡注作視經作示注作祇經作媿注作美經作蠱注作鮮經作藟注作艱經作政注作征經作豕注作埋經作盞注作染經作

鬻注作煮經作果注作裸經作擗注作拜經作飲注
作吹經作虞注作錄經作遼注作原經作抑注作北
經作帶注作夢經作參注作三皆是以今證古也篇

禮云明翻每板凡經古文注皆作今字與本同然前人注亦行文不一惟
嘉靖本不衍嘉靖本三禮並有周禮為最精儀禮與宋本無異禮記稍遜 篇章釋文幽彼

貧反注邠同漢人書幽皆作邠趙政公孫丑章曰上云詩邠風鴉之篇
滕文公章曰上云詩邠風七月之篇 故鄭

亦以今證古各本注中俱改同經作幽幸釋文猶存其舊又宋板

周禮凡廢與字作廢癈疾字从疒作癈凡樹執字作執六執字

从云作藝俗本往往混之舉此可見古人用字之精而有別

汲古閣毛本所刻禮記注疏俗字特多又好以說文

篆體輕改唐宋相仍舊字此弊啟於明之中葉而於

今為最名為好古實足以害古余嘗見宋影大字單

注禮記字體精雅往往與開成石經印合茲采其凡

以破好古之失為登梨棗者取式焉不第訂毛氏之

譌也謚不作謚个不作箇答不作答大不作太脩不

作修䟽不作疎鍾不作鐘算不作算笑不作笑壺不

作壺姊不作姊擘慤不作慤宜不作宜宜善不作善

昔不作昔不不作亦遲不作遲同釋蓋不作蓋並不作

竝嘗不作嘗爽不作爽略不作畧襲不作襲屬不作

屬退不作退直不作直賓不作賓昏不作昏象不作

象盲不作盲指會不作會同躬不作躬窮巽不作巽

選撰博不作博廣不作為或作皇不作皇允不作允

同說宿不作宿表不作表遠同陰不作陰龜不作龜贊

不作贊卿不作卿節強不作強暴不作暴保不作

保處不作處弃不作棄比因唐石經畝不作畝教不

作教髦不作髦髮訟不作訟評不作評訊死不作死為

不作為為縣不作縣愉不作愉卑不作卑奄不作奄

聰不作聰录不作录錄冕不作冕僕不作僕肉不

作肉或作亨不作亨享不作享孰高不作高亮不作

亮損不作損員消不作消孽不作孽辭即臂字壁即

壁字皆摠从手作摠絲總从糸作總餘若匡字世弘

步怕栢玄貞徵躬瑋敬讓慎頊縣苻等字皆以避諱

關末筆不至改易本文猶存古意

公羊宣十二年注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

舟士特舟疏云釋水文也案何邵公引爾雅釋水而

備禮者魏張揖上廣雅表言爾雅秦叔孫通撰置禮

記此蓋漢初之事大戴禮記中當有爾雅數篇為叔

孫氏所取入故班孟堅白虎通引爾雅釋親文併為

禮親屬記三綱六紀篇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

帝館甥于貳室趙云禮記妻父應仲援風俗通聲音

篇引釋樂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約為

禮樂記則禮記中之有爾雅信矣或疑漢藝文志禮家不及叔孫通張氏之言恐未得實蓋未考之班氏諸書也

一切經引字書有此當引以為據

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亦通稱為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勃然興之矣則皆指禾言之春秋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冬築微大無麥禾何邵云水旱螟螣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聖人正名之書故在秋則曰苗在冬則曰禾即一物亦隨時定稱不

未

相假借况以黍稷通稱者濫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待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云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即禾之未秀者何邵公云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傳意杜元凱云漂殺孰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即禾也故春和當從公羊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即此一端學者亦可知定所從矣

○
白虎通四時篇云爾雅曰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昊天冬曰上天一說春為蒼天等是也詩黍離正義云異義天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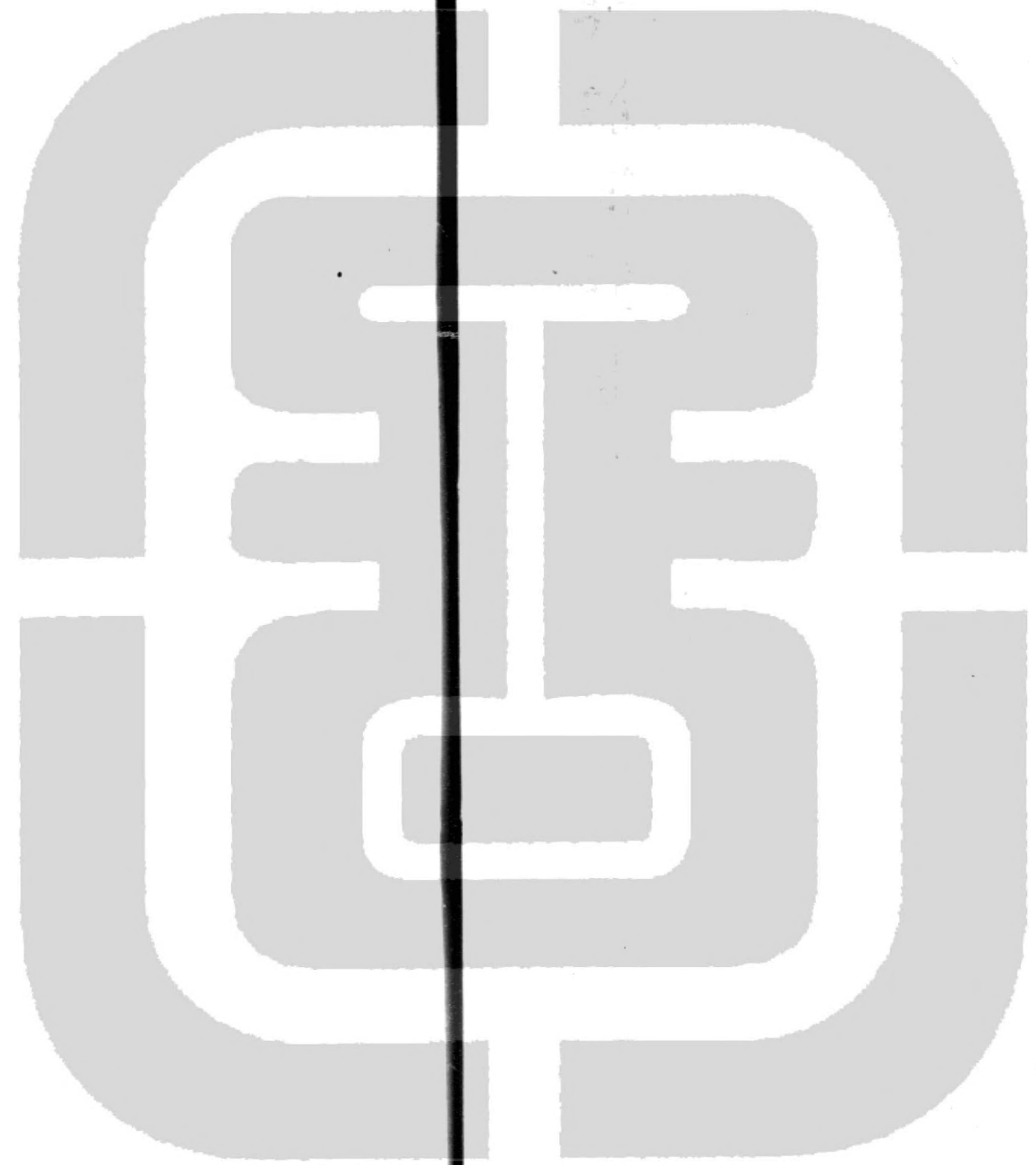
昊天

雅亦云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秋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書堯典正義云鄭玄讀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蒼案白虎通俗本爾雅曰三字在冬曰上天之下首二句亦作春蒼夏昊此淺人熟於郭本爾雅而妄為移改也今訂正班孟堅所見本是春昊夏蒼故首引為據頤煊按說文泰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泰詩泰離因泰苗之盛而呼蒼天亦可為夏為其後一說與爾雅不同於正文外聊備一義而已故畧之異義謂爾雅亦云是許叔重所見本與班氏同康成以出於孔門蓋不誤因為之釋說文

界

解字云春為界天元氣界與鄭義正合昊昊者廣大之貌也廣雅釋天云東方昊天亦本雅訓楚詞章句王逸
九思云惟昊天兮照靈陽氣發兮清
明風習習兮蘇煖百草萌兮華榮
郭本作春蒼夏昊即白虎通所載後一說是也然與班孟堅所引爾雅歐陽氏今又尚書許叔重五經異義及說文解字鄭康成異義駁張揖廣雅等俱不合其義非也考詩正義引李巡注云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正義又云鄭讀爾雅與孫郭本異則漢儒李侍中孫叔然本皆作春蒼夏昊矣無怪乎晉之郭景純也

拜經日記卷二



41

